

MES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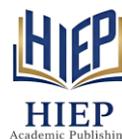
Marine Education Studies

MES, Vol. 1, No. 1, 2025, pp.123-131.

Print ISSN: 3078-316X; Online ISSN: 3104-5057

Journal homepage: <https://www.hvjyvj.com>

DOI: <https://doi.org/10.64058/MES.25.1.10>



亲、爱、和：幼儿园海洋课程开发的路径探索 ——以“哪吒闹海”为例

林 兰 (Lin Lan), 罗逸雯 (Luo Yiwen)

摘要: 海洋文化不仅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代表，也是推动当代海洋教育优质发展的宝贵资源。当前我国国人存在海洋意识的缺乏的普遍情况，海洋意识的提升显得尤其重要。幼儿园是人生受教育的起始阶段，也是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形成的奠基阶段，更应该重视培养中国幼儿的海洋意识。文章以传统海洋叙事“哪吒闹海”为例，分析其叙事中所传达出来的“亲”“爱”“和”的故事路径，探究其中对于当代幼儿园海洋课程开发的新思路。

关键词: 哪吒闹海；海洋教育；课程开发

作者介绍: 林兰，女，南京师范大学学前教育学博士、宁波大学特聘研究员、博士研究生导师；罗逸雯，女，宁波大学硕士研究生。

Title: Closeness, Careness and Harmony: Exploring the Path of Ocea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in Kindergartens - Taking Nezha as an Example

Abstract: Marine culture is not only a representative of China's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but also a valuable resource for promoting the quality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marine education. At present, there is a general lack of marine awareness among Chinese people, and it is particularly important to promote marine awareness. As kindergarten is the beginning stage of life education and the foundation stage for the formation of life view, world view and values, more attention should be paid to the cultivation of Chinese young children's marine awareness. In this paper, we take the traditional sea narrative "Nezha Fights the Sea" as an example, and analyze the story paths of "closeness" "careness" "harmony" and so on, which are conveyed in the narrative, in order to find a way to promote Chinese children's awareness of the sea. In this paper, we analyze the story path of "Ne Zha Follies the Sea" and explore the new ideas for the development of contemporary kindergarten marine curriculum.

Keywords: Ne Zha; marine education; curriculum development

Author Biography: Lin Lan, female, Ph. D. in Preschool Education, Nanjing Normal University,

Ningbo University, Distinguished Researcher, Ningbo University, Ph.D. Supervisor; **Luo Yiwen**, female, Master's Degree Candidate, Ningbo University.

一、问题提出：幼儿园海洋课程开发的重要意义

自1903年，我国的幼儿园课程经历了多次的改革，自2001年至今，我国的幼儿园课程越来越关注质量和改革的多元化。传统海洋神话故事对于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具有重要意义。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不仅是教育领域的一次创新尝试，更是顺应时代发展、回应文化遗产与生态保护需求的重要举措。它不仅能够推动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创新，还能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传承和弘扬海洋文化。通过科学设计与有效实施，海洋课程可以为幼儿教育注入新的活力，为培养具有文化自信、生态意识和社会责任感的未来公民奠定坚实基础。

（一）推动幼儿园课程创新

将优秀传统海洋叙事融入幼儿园课程，对幼儿园课程建设具有重要意义。传统海洋叙事为幼儿园教学注入了新的活力。首先，在课程内容上，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丰富了课程内容，突破了传统课程的地域局限性。传统幼儿园课程多以陆地文化为主导，内容相对单一，难以满足幼儿多样化的发展需求，而海洋课程通过引入海洋生物、海洋生态、海洋文化等主题，为幼儿提供了全新的学习领域。其次，在课程目标上，海洋文化拓宽了教师的视野，丰富了课程目标设定的切入点。当前幼儿园课程目标的设定主要采用的是三维目标的方式，包括了认知、技能和情感三方面。以情感方面为例，海洋文化的浸润让幼儿的情感拓宽到对于自然整体的爱，而不仅仅针对陆地自然的热爱。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双重浸润和融合，更有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再次，在课程的组织实施上，海洋课程的实施应比陆地课程的实施更为灵活多变。陆地课程的实施大多已呈模式化，但大海是流动多变的，因此海洋课程在实施过程中也要求教学模式应灵活多变，这对教师的要求也有了新的高度。最后，在课程评价上，海洋文化的浸润让幼儿园的课程评价更加多维化。幼儿园阶段的课程评价不同于其他学段，其他学段有考试分数作为标准，但幼儿园没有考试，所以幼儿园能够有更好的多维评价空间。兼容并包是大海的核心精神之一，这也应该成为当代幼儿园评价的核心精神。因此，幼儿园的课程评价应该更加多维，评价的主体不应该仅仅有老师，还应该有幼儿、有家长，评价的内容也不应该仅局限于活动过程中的表现，更应该有长期的连续性的评价。

总之，优秀传统海洋叙事是提升幼儿园海洋课程质量的重要资源。课程应以兴趣为基础，目标应促进幼儿全面发展，实施应灵活多变，评价应多维全面。

（二）促进幼儿全面发展

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应是每个课程的出发点和落脚点，是评价课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中国拥有丰富的海洋与陆地资源，但由于传统农耕文化的影响，国人的视野更多聚焦于陆地，从而缺乏海洋思维，这不利于人的全面发展。因此，海洋文化浸润在幼儿园课程之中更有利于幼儿的全面发展。

事实上，中国在古代时便注重海洋发展，海上丝绸之路可追溯至秦汉时期，元明清更设立了专门的海上管理机构。民间也流传着大量与海洋相关的故事，如“哪吒闹海”“孙悟空大闹龙宫”等。但后来随着清代“闭关锁国”的政策施行，海洋便逐渐淡出人们的视野，直至改革开放后人们才重新重视海洋。幼儿园阶段是幼儿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形成的重要时期，在此时培养其海洋意识更有利于其未来的全面发展。优秀传统海洋文化融入幼儿园课程建设对幼儿成长具有重大作用。通过接受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可以提高幼儿的道德素养和人文素质，培养幼儿及早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及价值观。首先，有助于提升幼儿对于本民族文化的认同感。传统海洋文化蕴含着丰富的历史、地理、生物等方面知识，通过幼儿园教育活动的有效组织，能够将这些内容传授给幼儿，培养起幼儿的文化认同感和多元智能。幼儿在环境和活动中接触和了解海洋神话、海洋生物多样性等知识时，不仅能够增长见识，还能够激发他们的好奇心和探索欲，促进认知、情感和社交等多方面智能的发展。其次，有助于培养幼儿对于海洋与自然的意识。传统海洋文化中包含了对自然和谐共生、尊重生命等价值观的强调，教师通过讲述海洋故事、参与海洋节庆活动等方式，可以培养幼儿对海洋环境的爱护之情和对生命的尊重，从而塑造他们的情感和价值观。同时，海洋文化中的许多元素，如海洋保护、海洋资源的可持续利用等，都是培养幼儿社会责任感的重要内容。通过教育活动，幼儿可以了解到海洋环境面临的挑战，以及个人行为对环境的影响，培养幼儿从小树立环保意识和社会责任感。最后，有助于幼儿各项能力的培养发展。例如在美育环节，海洋文化中的神话故事、民间传说等，往往富有想象力和创造力。通过故事讲述、角色扮演等活动，可以激发幼儿的创造力和想象力，培养他们的艺术表达能力。

总之，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不论是对于幼儿本身的民族认同感，抑或是对于海洋自然的保护意识以及自身各项能力的发展都是一种补充与更新。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打开了幼儿和教师的视野，更有利于促进幼儿的全面发展。

（三）传承与弘扬海洋文化

习近平总书记就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作出重要指示，明确提出要“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赵冬梅（2021）等

人研究发现虽然当前的幼儿园课程的改革与开发虽然取得重大的进步,但对于帮助幼儿建立“文化自觉”的探索还比较少。海洋文化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应该得到传承与弘扬,更是帮助幼儿建立“文化自觉”的重要切入点。幼儿园作为教育阶段的起始点,也是传承与弘扬海洋文化的重要基地。幼儿园与其他阶段学制最大的区别,便是没有统一的教材。海洋文化能够更好展现于幼儿园课程之中。同时,处于幼儿园阶段的儿童有很强的模仿能力与学习能力,因此,在此时是教授和学习中国海洋文化和培养海洋思维的最好时机。

近年来“哪吒”电影的爆火,“哪吒闹海”作为中国经典的海洋神话故事进入到全球的视野之中,中国的海洋文化也迎来了新的突破口。幼儿园海洋课程能够借助“哪吒闹海”等丰富的神话故事开展课程,弘扬海洋文化。挖掘海洋神话故事中的海洋元素,结合现代语境进行创新性传播,可以为弘扬海洋文化、增强海洋意识提供有力支持,同时向世界展示中华海洋文明的独特魅力。以哪吒的故事为例,深挖其中的海洋符号,东海龙王及其龙宫是重要的叙事场景,哪吒与龙王的冲突与和解不仅展现了人与自然的复杂关系,也折射出中国古人对于海洋的认知与想象,这些都是海洋文化的切入点与宣传点。通过“哪吒”的形象传播中国特色海洋文明,不仅能够弘扬传统文化,还能为当代海洋意识教育提供独特的文化视角。哪吒故事中的海洋元素是中国古代海洋文明的重要体现。东海龙王作为海洋的象征,掌管风雨和水域,反映了古人对海洋的敬畏与依赖。哪吒与龙王的斗争,既是对自然力量的挑战,又体现了人类与海洋共生的智慧。这种文化叙事可以为当代海洋文明传播提供历史依据,帮助人们理解中国传统文化中人与海洋的关系。

因此,对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有利于传承与弘扬海洋文化,通过课程开发的形式深挖海洋神话故事中的海洋元素,让海洋以幼儿感兴趣并能够理解的方式进入到幼儿的体验之中。这不仅打破了时间的限制,更打破了空间的限制。让非临海地区的幼儿也能够感受到中国海洋文化的魅力与精神。

二、回溯分析：“哪吒闹海”中的海洋课程价值

目前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开发存在着多样的困境,例如课程内容选择脱离实际、课程目标独立于幼儿发展以及课程组织实施僵化、课程评价维度单一,这些均是幼儿园海洋课程开发过程中着重解决的问题,而“哪吒闹海”蕴藏着丰富的海洋课程开发价值,其叙事文本中所传达出的“亲”“和”“爱”皆正是解决这些困境的关键路径。

(一)“亲”:不变的哪吒

哪吒原是佛教毗沙门天王之子，属于佛教护法神，具有为众生消除魔障、摧伏恶鬼之责。后在《三教源流搜身大传》中变为玉皇大帝驾下的大罗仙，成为了道教的大罗神仙，因人间妖魔四起，于是玉皇大帝便让大罗仙下凡托生于托塔天王李靖殷夫人肚中，以此来维护人间和平。再或是现代电影叙事《哪吒之魔童降世》中变为替沿海村民除去掠夺孩童的海夜叉的魔童。从上可知，哪吒神格中始终不变的便是维护人间和平的少年英雄，受到百姓的推崇与爱戴。根据流传最为广泛的哪吒闹海故事，哪吒的生活年代为殷商末年，父亲为镇守陈塘关的总兵李靖。哪吒因天气炎热，决定去东海游泳解暑。在海边，他遇到一群因东海龙王敖广禁止下海而苦恼的孩子们。得知龙王每年要求献祭童男童女后，哪吒愤怒不已，决定挑战龙王。他下海游泳时，用混天绫搅动海水，震动了龙宫。巡海夜叉李银前来制止，被哪吒用乾坤圈打死。龙王三太子敖丙随后出战，也被哪吒击败并抽筋。哪吒的胜利让孩子们得以自由下海游泳，他们欢呼雀跃，将哪吒高举庆祝（1982, pp. 25-37）。

（二）“爱”：复杂的关系

“哪吒闹海”故事中主要有三条明线：一是哪吒与师傅之间的关系；二是哪吒与东海之间的关系；三是哪吒与父母之间的关系。除了明线，还有一条哪吒与百姓的暗线，上文论述了哪吒闹海的初衷是为了帮助沿海的百姓铲除作恶的海妖与龙族，这四种关系都贯穿着不同的“爱”。

首先，是哪吒与师傅太乙真人的关系。太乙真人对哪吒既有知遇之恩，也有再造之恩。《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记载，哪吒出生后被李靖抛弃，太乙真人将其救下并赐名，收为徒弟，传授本领并赠予法宝。后来，哪吒剔骨还父后，太乙真人又为其重塑肉身，体现了深厚的师徒情谊。

其次，是哪吒与父母的关系。哪吒的父母形象是典型的“母慈父严”。哪吒虽对父亲李靖心存不满，但在伦理束缚下无法直接反抗。为保全父母和百姓，他选择剔骨还父还母，展现了极端的孝道精神，同时也反映了古代家庭伦理的复杂性。第三，是哪吒与东海的关系。哪吒闹海的故事体现了人与自然的互动。东海龙王作为海洋的象征，反映了古人对海洋的敬畏与依赖。哪吒与龙王的斗争，既是对自然力量的挑战，也蕴含了人类与海洋共生的智慧。

最后是哪吒与百姓的关系。百姓虽非故事的核心角色，却是推动故事发展的重要力量。哪吒闹海是为民除害，剔骨还父也是为避免百姓遭受灾难。这种“双向奔赴”的关系，凸显了哪吒对百姓的责任与关爱。

这四种关系——师徒之爱、家庭之爱、人与自然之爱以及对百姓的责任，共同构成了哪吒故事的动人内核，使其成为中国传统文化的经典象征。

（三）“和”：融合的信仰

哪吒最早起源于佛教，传入中国后随社会需求融入了道教思想，逐渐形成了佛道交融的形象。辽宋时期哪吒形象初现，至明代“闹海”主题取代“降龙”，故事从佛教传说中独立出来。明代的《三教源流搜神大全》详细记载了哪吒的出身、形象、经历及封号等信息，体现了其宗教背景的复杂性。例如，哪吒从佛教护法天神转变为“玉皇驾下大罗仙”，父亲也从毗沙门天王变为“托塔天王李靖”。同时，故事中“玉皇”与“世尊”并用，表明哪吒的宗教背景已非单一佛教，而是佛道融合的产物。明代是中国历史上儒、释、道三教融合最为显著的时期之一。佛教的禅宗、净土宗与道教的正一道备受推崇，宗教思想与实践广泛传播。明代政府通过宗教管理机构和度牒制度严格控制宗教活动，同时皇室对道教尤为推崇，推动了武当山等道教圣地的建设。民间信仰也极为繁荣，地方神祇崇拜、祖先崇拜及宗教节日成为百姓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宗教不仅是精神信仰的载体，也对明代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产生了深远影响。哪吒故事的演变正是这一宗教文化融合背景下的典型体现。

三、启示：“哪吒闹海”中的海洋课程路径

（一）“亲”：课程内容源于幼儿

中国学前教育家陈鹤琴倡导“活教育”，他认为大自然、大社会都是活教材。幼儿园课程是要源于幼儿的经验，同时幼儿园也要丰富幼儿的经验。

哪吒故事之所以被广为流传，正是因为其贴近百姓的精神需要。因此，海洋课程开发中的内容也要更亲近于幼儿才能被幼儿喜爱。哪吒闹海的故事背景发生在海边，大海本身就对幼儿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因此，在进行海洋课程内容的选择时要从幼儿的兴趣出发。沿海的居民可以利用其天然的地理优势，借助哪吒闹海的故事进行课程创设，例如海里有什么？基于此线出发，可以探究沿海居民的生活起居。例如海洋劳作有敲牡蛎、织渔网、穿鱼线、捡螺等。从环境角度而言，沿海地区有着丰富的海洋地貌特色。例如沙滩，可以进行捕鱼、沙滩运动、海边露营等。还有特色海洋饮食文化，就可以在幼儿园的游戏融入海鲜大排档之类的特色地域饮食。对于非沿海的幼儿来说，看似幼儿园海洋课程的实施并不容易，但其实细细想来并不困难。大多数人以为内陆地区的幼儿不需要海洋课程，恰恰相反，其实更加需要海洋知识的学习。当前幼儿园课程的创设存在着僵化的情况，很多幼儿园老师因为“课程要基于幼儿经验”反而困住了自己的步伐，但是幼儿园另一大职能便是丰富幼儿的经验。这个丰富的过程不是以间接经验的形式传授，而是通过让幼儿体验学习直接经验。“哪吒闹海”作为在海上发生的故事，幼儿首先要对海洋有一定的认识，具体的实施方式比如观看海洋的视频，对

比得出与河、湖的区别，其次引发幼儿的对比经验，在陆地上战斗和在海洋上战斗的区别。在此经验的基础上幼儿能够对海洋有新的认识与经验。

因此，课程内容要灵活亲近幼儿，而非将课程内容僵化限制。内陆幼儿园只教授内陆的文化，沿海幼儿园只教授海洋的文化，这并不是陈鹤琴先生所提倡的“活教育”。幼儿的经验应该是完整的、基于现实的，而不是单独割裂的，要利用所有的“大自然”“大社会”，让课程亲近幼儿，让幼儿亲近“自然”。

（二）“爱”：课程目标有助于幼儿

如果把课程比作一个“人”，那么课程内容则是课程的躯干，课程实施是课程的四肢，课程目标则是课程的大脑，驱使着整个课程的活动，也是最后评价课程成功与否的重要标准。从课程目标整体的设立来看，首要的便是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幼儿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的形成；其次要定位于幼儿能力的最近发展区，有助于幼儿各方面能力的提升与发展；最后，目标要激发幼儿的民族自信与文化认同，萌发幼儿的爱国之心。

再从哪吒闹海对课程路径探究的角度来看，哪吒闹海中充满着多样的爱，所以故事才会生动进而打动人心。所以幼儿园在设计课程时要把爱放在课程目标的首位，要培养幼儿爱自己，爱他人，爱自然。例如通过实施以“哪吒降妖”为主题的课程，幼儿可以学习到无私帮助他人、勇敢面对困难和保护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课程目标着重于让幼儿理解并实践哪吒中蕴含的复杂而又真实细腻的爱意，太乙真人对哪吒的爱让幼儿明白家族中长辈对于小辈的疼爱，海边百姓对于哪吒的爱戴让幼儿明白感激的爱，哪吒为百姓而献身让幼儿明白无私的爱，在潜移默化之中让幼儿学会关心和尊重他人，培养他们成为具有国际视野和社会责任感的小公民。幼儿在陆地文化与海洋文化的交叉影响下，能够形成对他人与世界的包容和理解，能够更好成为一个完整的“人”。

（三）“和”：课程实施适于幼儿

哪吒闹海是三教融合的结果，各方渗透，和谐共存，结合到幼儿园课程实施中的“和”应该是课程与人的“和”和课程与课程的“和”。

首先，就课程与人的“和”，幼儿园中的人无非是幼儿与教师。从幼儿角度而言，课程的实施应该适合于幼儿的天性。斯宾诺莎曾说“人是整个自然的一部分，人被迫服从自然的规律。要想人不是自然的一部分，不遵循自然的共同秩序乃是不可能之事。”（1991, p. 229）因此，在幼儿园课程的组织实施过程中要遵循自然规律，适合幼儿的天性。就幼儿心理而言，3—6岁的幼儿主要以具体形象思维为主，更加偏好直观具体的直接经验。所以在课程实施的过程中教师应该选择整体的经验，运用直观的方式教授给幼儿。具体而言，在教授海洋主题课程时

，不能只说海洋是蓝色的，应该直接让幼儿触摸到海水。沿海的幼儿有天然的地理优势，可以直接在海边进行授课，但内陆的幼儿无法直接面对海，但可以模拟海水的成分让幼儿感受海，尽可能的贴近真实的海洋。从教师角度而言，教师不仅要选择与幼儿相“和”的课程组织形式，也要选择与自己相适合的课程组织形式。有的教师经验充足，性格活泼，适合开放活泼的课程组织形式；有的教师可能性格内敛，可能比较适合于沉稳的课程组织形式。

其次，就课程与课程的“和”，结合课程组织实施而言，应该打破领域之间的壁垒，形成横向的主题课程，将课程内容以连续完整的方式传授给幼儿。传统的课程组织实施形式可分为分科课程与整合课程，幼儿园活动主要有五大领域，分别是：健康领域、社会领域、语言领域、艺术领域和科学领域，这也分别满足了“五育”的人才培养需要。不同课程领域融合是符合当前新课程改革中面向学生全面发展的教育理念，注重在探索教育中实现德智体美劳相辅相成、相互贯穿的可能性，将未分化或已分化的教育要素置于同一个教育场景之内，采取科学有效的教育方法促进幼儿的全面融合式发展。赫尔巴特也曾提出：教育的终极目的是培养德性或意志，孤立的、支离破碎的教材不利于以德性或意志为核心的完整人格的形成。“哪吒”作为一个少年英雄，首先涉及的便是社会领域。哪吒的形象是丰富多样的，有孩童的模样，有成年的模样，也有三头六臂的模样，这可以衍生至艺术鉴赏或创造等活动。另外，“哪吒闹海”的故事背景为海洋，沿海的人民需要靠海吃海，因此也代表着沿海人民的特色饮食文化，可凭此生成健康领域的饮食活动。综上，越是丰富的文化整体，越不能分割开来实施，应该是互相联合统一的实施模式。

（四）“亲”“和”“爱”：课程评价立足于幼儿

“哪吒闹海”故事的成功离不开“亲”“和”“爱”贯穿全篇，因此，幼儿园课程的评价也应该将“亲”“和”“爱”贯穿于全程。课程评价的模式大致可以分为以目标为导向的评价，以过程为导向的评价以及以结果为导向的评价。根据研究表明，中国的幼儿园课程评价主要由两个部分组成，分别是教育教学评价和儿童发展评价。由此可见课程评价的主体分别是教师和幼儿。不论是课程评价的导向还是课程评价的主体，评价的过程都应是多维度多层次的，最终的目的都应是让幼儿教育水平获得更好的发展。因此本研究所谈课程评价应立足于幼儿自身，以“亲”为导向，“爱”为出发点，“和”为过程。所谓评价，应该是由评估和价值判断两方面组成，评估是为诊断出幼儿当前的发展水平，价值判断是为判断幼儿的最近发展区，为幼儿向更高水平发展指明方向。首先，以“亲”为导向，课程评价的立足点应该聚焦于每个幼儿的真实发展情况，而不是个别幼儿或者幼儿

教师的单独成长。教育的目标应该促进全体幼儿的共同成长。其次，以“爱”为出发点，教师对于幼儿的一切行动都应出于“爱”。由内隐而外显，做到观念上的改变，树立正向积极的儿童观，才能够对幼儿教育课程做出科学而客观的评价。最后，以“和”为过程，课程评价的过程应该考虑多方面的因素，搭建“横向”与“纵向”相互结合的评价模型，切勿一刀切地评价幼儿。同时在评价的过程中，应考虑到幼儿的年龄特点以及个性化发展差异，不应以单一的标准进行评价。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中国儿童研究的百年历程与范式演进研究”（CQA240308）

Conflicts of Interest: The authors declare no conflict of interest.

References

- 杜继纲, 蔡冠宇 (2022): “我国幼儿园课程质量评价指标分析”, 《中国教育学刊》(1): 74-78。
 [Du Jigang, Cai Guanyu (2022). “Analysis of Quality Evaluation Indicators for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in China.” *China Journal of Education* (1):74-78.]
- 李文斐 (2024): “新质生产力智控文化风险”, 《文化产业》(36): 73-75。
 [Li Wenfei (2024). “New Quality Productive Forces Intelligently Control Cultural Risks.” *Cultural Industry* (36):73-75.]
- 周楞伽 (1982): 《哪吒传》。少年儿童出版社。
 [Zhou Lengjia(1982). *The Legend of Nezha*. Juvenile and Children's Publishing House.]
- 钟启泉, 张华 (2001): 《世界课程改革趋势研究: 上卷》。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
 [Zhong Qiquan, Zhang Hua (2001). *Research on Global Curriculum Reform Trends: Volume I*.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 赵冬梅, 王维圣, 陈丹 (2021): “我国幼儿园课程研究热点与发展趋势”, 《贵州师范学院学报》(37), 76-84。
 [Zhao Dongmei, Wang Weisheng, Chen Dan (2021). Research Hotspots and Development Trends in Kindergarten Curricula in China. *Journal of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37):76-84.]
- 张斌, 虞永平 (2024): “百廿年我国幼儿园课程的发展与启示”, 《学前教育研究》(8), 12-22。
 [Zhang Bin, Yu Yongping (2024). 120 Years of Development and Insights of Kindergarten Curriculum in China.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8):12-22.]
- 张琼 (2024): “幼儿园教师课程素养的区域提升路径”, 《学前教育研究》(12), 84-87。
 [Zhang Qiong (2024). Regional Pathways for Enhancing Kindergarten Teachers' Curriculum Competence.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12):84-87.]
- 张芬 (2024): “将民间游戏融入农村幼儿园课程的思考”, 《学前教育研究》(33), 9-11。
 [Zhang Fen (2024). Reflections on Integrating Folk Games into Rural Kindergarten Curricula. *Research on Early Childhood Education* (33):9-11.]